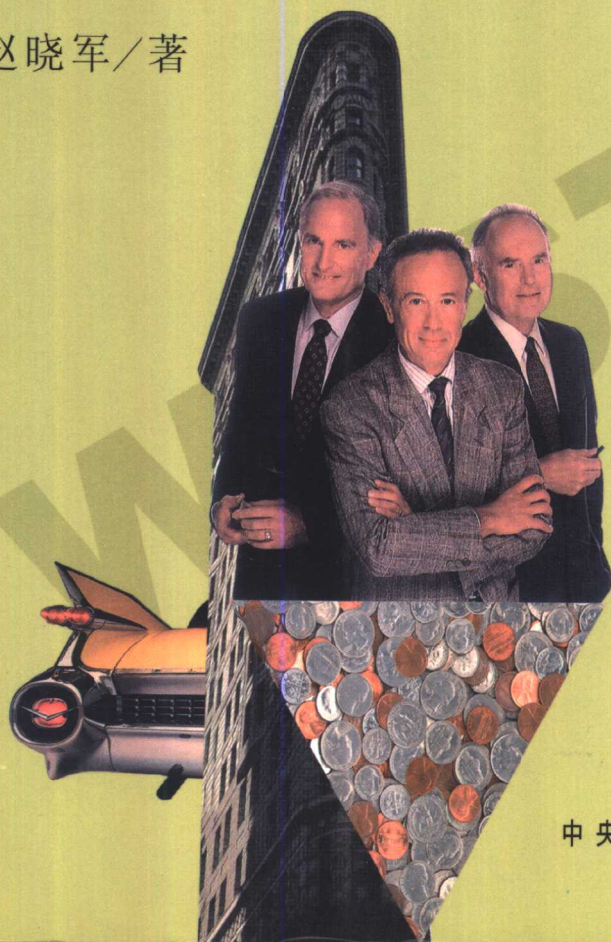


话说西方社会丛书

话说 西方资本家

◆ 赵晓军 / 著



中央编译出版社

话说 西方资本家

◆ 赵晓军 / 著

中央编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话说西方资本家/赵晓军著.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12
(话说西方社会丛书)
ISBN 7-80109-351-8

I. 话…

II. 赵…

III. 资本家-研究-西方国家

IV. D0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71246 号

话说西方资本家

赵晓军 著

出版发行: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北京西单西斜街 36 号(100032)

电 话:66117130(编辑部)
66171396(发行部)

E-mail: cctp @ public.east.cn.net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照 排:欣新照排中心

印 刷:世界知识印刷厂

开 本:850×1168 毫米 1/32

字 数:205 千字

印 张:8.75

版 次:2000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6 000 册

定 价:15.80 元

序

两个世纪以来,对西方的认识关系到我们对自己的认识,关系到我们对西方的态度,关系到我们自己的发展。无论是把西方看成只是妖魔鬼怪,或是认为西方的月亮也比东方的圆;无论是对西方一概排斥或是一概照搬,都是极端偏颇的。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国人出出进进国门有如潮水,可以进入西方社会就近感受,就近认识了。于是,许多人对西方的认识开始实际了许多,对中国自己的认识也开始实际了许多,由此,西方有什么可取和不可取之处,中国自己有哪些长处和短处,中国自己应该怎么样同西方打交道,中国自己的路应该怎么样走等等,也开始有数多了。

本书作者赵晓军 80 年代曾在中央编译局国际所,即现在的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所与我共事数年,1990 年去德国。1998 年初他回国探亲期间来与我叙旧,海阔天空畅谈了一番。他给

我的印象很深：博览群书，眼界开阔，思维敏锐，不拘一格，熟知西方，对西方发生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的大小事等耳熟能详，而且既能按东方人又能按西方人的思维方式和心态去感受、看待和评价，通过分析比较，得出自己的结论。他说国人看西方看到的表面多，看到的内在少，而西方人对我们中国人的认识更差。为此，他立志致力于中西文化交流，尤其要把中国文化传播到世界。但目前他打算首先把自己在西方得到的种种感受和认识告诉国人，希望有助于国人比较实际地认识西方，在飞速变化着的世界中走好自我的路。我对此十分欣赏，加上我已从研究所转到了出版社工作，便催他立即动笔，以“话说西方社会丛书”为总标题为我们出版社撰写一系列著作。

半年多之后，1998年10月，我应德国出版界的盛情邀请，参加法兰克福国际图书博览会。他不仅天天从海德堡赶到法兰克福，在我们中央编译出版社的展台帮忙，而且彻夜写作，等11月我回国时他已把《话说西方资本家》这本书的书稿交到我手里了。1999年5月，他的第二本书《话说西方小市民气》也完稿了。目前他正在撰写第三部著作，准备一本一本本地写下去。

《话说西方资本家》是“话说西方社会丛书”的第一本。我捧起阅读，感到趣味盎然，一口气把它读完，深感它有两个鲜明的特点。

特点之一是作者通过谈论具体操纵着西方资本主义体系的人，也就是具体的资本家的兴衰浮沉、权势和手段、文化和心态等等来谈论西方资本主义，使人们对西方资本主义的认识具体化、感性化。

特点之二是作者不仅仅按照一个纯粹的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心态，而且有时也按照西方人的思维方式和心态去感受、看待和评价事物。这两种思维方式和心态的结合，使感受、看待和评价多了一些角度，多了一些新鲜感。

正因为有这两个特点,本书没有玄虚的推理,没有枯燥的术语,而是充满着活生生的信息,流淌着作者真实自然的感受,使我读起来感到畅快淋漓,在不知不觉中丰富了自己对西方社会的认识,引发出许许多多的思考。

应该说,这本书由于写得匆促一些,内容还有待充实和提炼,有些看法可能也不是人人都会同意,但它提供的信息和知识,引发的一些思考,有助于读者认识西方社会。

当本书付梓时,我作为他的老同事,向他表示祝贺,同时作为出版者,向他表示感谢,希望他写出更多更好的这样的书。

胡文建

1999年6月28日

于中央编译出版社

前 言

可以把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看成一个大课堂。课堂的教育内容从整体上来说,紧紧围绕着一个目标,那就是培养资本家。鼓励人们成为资本家是社会教育的重要内容。谁能当资本家,谁就是英雄。越是大资本家越是大英雄。虽然资本家的形象在社会公众的心目中并不一定就高大光彩,但社会教育的中心内容并没有因此而离开培养资本家这一中心。

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要求人们无论从事什么职业,无论是当律师还是当经济管理人员,无论是当科学家还是当售货员,无论是当艺术家还是当医生,都要有精明的商业头脑。一个人不仅要学会赚得养活自己的工资,不仅要在学术、科学、艺术等方面有所发展,而且要把自己的能量和才干最大程度地转化为金钱。社会对有这种双重能力的人给予最大限度的回报。

要做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当代英雄,就要把

个人才能与金钱结合起来。不学会这种结合就只有落在社会的最底层。在资本主义的今天,如果个人不为自己谋财,就势必要为他人作嫁衣裳。整个竞争机制要求人们,要想生存就要做自己的主人。

现代西方的资本家形形色色,有商业资本家、工业资本家、信息资本家、金融资本家、技术资本家、文化资本家等等。能当什么样的资本家并不完全是个人的选择。学商的并不一定能当商业资本家,学技术的并不一定能当工业资本家,学金融的并不一定能当银行家。机遇是决定人们成功与否的重要因素。

从理论上讲,资本主义也这样标榜自己,他们的社会允许任何人成为资本家。整个教育的目标就是为学生将来当资本家做准备。知识就是资本。即使当不上大资本家,也可以当一个小“资本家”;当不了名正言顺的、人人皆知的资本家,也可以当看不见的或是匿名的“资本家”;如果不能直接参与经济活动,也可以通过小股投资从资本的经营中得到好处。

固然西方社会中的很多人都拥有自己的资本,或多或少,并从中获利。但成为人们心目中真正的富人,即资本家却只是少数人。因为所谓资本家,就是拥有比其他人更多的金钱,即资本。都当资本家自然不可能。财产不均形成资本的基础。财产集中才可以称为资本。

在当今资本主义社会,财产集中有两种方式。一是大资本家个人拥有投资所需的大部分资金。二是社会上大部分人拥有的闲置资金通过现代金融机构得到集中。零散财产转化为资本,已通过现代金融制度完全自动化。不论人们愿意与否,其闲置的资金,比如存在银行的现款等都会通过现代金融体制进入资本主义再生产。进入社会生产的不仅有资本家的资金,而且有全社会的资金。当今在世界金融界四处兴风作浪的巨额流动资金就是一例。它并

不是某个资本家的财产，而是资本主义社会大大小小的的人物的存款、保险金、小额股票和债券的聚集。这些财产聚集起来，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十分具有威胁力的势力。它搅得整个世界不得安宁。当人们指责某些投机家兴风作浪的时候，人们还不能忘记整个社会成员的参与。

全社会参与投资是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新结果。这表明，人人都已被卷入资本主义的机制中去。但能够在投资和投机过程中上升为资本家的只能是少数人。大多数人只能拣资本家的残羹剩饭。

虽然培养资本家在西方已经上升为全社会的事，但西方社会舆论并不承认培养资本家乃是社会的主要内容。“资本家”这一表述由于在西方近代史上形象恶劣，被人看成贬义词，看成贪婪吝啬、凶恶无比的吸血鬼。但实际上，历史上没有比当今资本主义社会更大张旗鼓地宣传当资本家的了。战后资本主义的高度商业化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当今的西方资本家并没有被称为资本家，他们大多被形容为成功者、创业者、管理天才、金融专家等等。如今，当西方人谈到所谓成功时，他们指的都是金钱上的成功。因为无论在哪个方面的成功，无论是技术上的还是艺术上的，在资本主义社会就意味着巨额财富。成功者将得到远远超过他个人需要的财富。

实际上，无论成功者愿意与否，这些多余的财富必然要有一个出路。这些财富免不了又重新被投入资本流通中去。如果不把自己的资金无偿地捐赠给社会，这些资本就必然为自己的主人去赚取新的利润，让自己的主人不工作也可以享受到安逸的生活。

但毕竟只有一小部分人能够实现这种理想。那么，哪些人能从芸芸众生中脱颖而出成为幸运者呢？想发财的大有人在，该由谁来获得当代社会的巨大财富呢？除了那些资本家的子女，他们

几乎天生就可以成为资本家,那么其他人想成为资本家的条件是什么呢?成为资本家的人又都是些什么样的人呢?他们和普通人又有什么不同?当代大大小小的资本家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到底起着什么样的作用?从这些资本家的发家史中我们又能得到什么样的认识呢?这些问题乃是我们了解资本主义社会的关键。不了解资本家其人,我们就无法了解其社会。

资本家对我们来说并不是一个陌生的概念。资本家剥削、榨取剩余价值的理论对很多人都很熟悉。在当今社会中,无论在贸易还是工业生产上,任何社会的人都在和西方资本家打交道。

在当今世界中,许多社会事件后面都有经济原因,而经济原因的后面则有某个资本家在活动。他的个人秉性、爱好、教育和出身,都大大影响社会的发展。很多例子表明,当西方工业国家在国际政治上取得进展时,其中都有资本家在进行积极的参与。

资本家决定资本主义社会机制,无论是在宏观上还是在微观上。资本家身上体现的个人因素,其文化素养、教育水平、宗教信仰、家庭出身、个人爱好、民族归属等等因素,都将从各个方面影响资本主义社会。

从宏观上看,资本主义社会受某种经济秩序的制约。但如果人们仔细观察,就会发现,西方工业国家的经济各不相同。一个国家的经济命脉往往掌握在几个大型企业家的手中。而这些大型企业的兴衰,或企业家的个人因素将影响一个国家的命运。换言之,是少数资本家个人的管理在影响社会的经济发展。单有资本主义制度,单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就能达到经济发达,是幻想,不是现实。众所周知,即使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之中也有许多穷国。所谓穷,就是没有强有力的资本家,像南欧的葡萄牙、希腊、土耳其等国,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并没有产生强大的经济。

其次,西方工业国家的经济结构,常常以某一产业为重点,如

汽车、航空、旅游或是农产品等。这些重点产业往往取决于资本家个人。某个资本家在某个产业上的成功开发会直接影响该社会的经济乃至社会结构。比如德国体育用品公司阿迪达斯在 80 年代初，一度占世界体育用品生产的百分之九十以上。这归功于公司的创立者达斯勒。他的创业成功在德国创造了就业机会，给社会带来了巨大的物质利益。当然这种情况也可能会变。达斯勒 80 年代去世后，阿迪达斯的一统天下便由美国的新秀耐克公司取代。

一方面资本主义社会给社会中的人提供机遇，另一方面社会中的人也在通过自己的努力给社会创造财富。一个成功的资本家对一个国家的经济产生重大影响。一个资本家的成败也影响整个社会的安定。一个国家拥有的成功资本家越多，社会就越相对稳定。当今工业国家总是努力为自己的社会成员创造获得机遇的机会。而社会成员也当然不是被动的。

从微观上看，无论在企业内部还是在股票市场，或是在银行内部，资本主义的经济秩序常常是“人”治，而不是“法”治。这里的“人”就是资本家。在以私人所有制为基础的社会里，企业内部的决策人是最高权力者。资本家说了算，大股东说了算，谁占有的股票最多谁就说了算。在一个企业的内部没有民主可言。这里通行的法则是金钱的民主，而不是人的民主。

西方号称的民主在资本家所占有的私人企业内没有多少地位。企业内部的民主程度完全取决于资本家本人。企业与企业、工厂与工厂，民主的程度各不相同。资本家的个人素质是影响企业生产环境的基础。有资本家把雇员当作牛马，也有资本家把雇员当合作伙伴；有的企业生产气氛和谐，有的则紧张。一模一样的企业就和一模一样的资本家一样，并不存在。

所以实际上私人企业的管理形式就和公司的诞生一样，与资本家个人的机遇紧密相连。标准的管理模式很难找到。更大程度

上公司的内部管理取决于公司创建人的个人素质。

西方工业国家的强大,在更大的意义上是资本家的强大。他们作为个人,支撑着资本主义社会。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强弱完全取决于该国有没有强大的资本家群。资本家越强大,其国家在世界经济和政治活动方面的余地就越大,其影响的范围就越大。这就是人们看到的所谓强国。强国之强就是因为有强大的资本家。

资产阶级的经济学有各种各样的理论,而在实践中唯一重要的就是资本家的具体落实。没有资本家在行动上落实,任何理论都是空谈。西方工业社会努力做的就是促进资本家的投资条件。资本家是西方工业国家的拳头,是国家在世界称霸的基础。他们为国家带来经济上的好处,为国家做政府做不到的事情。他们使整个社会都围绕着他们的利益而转动。寻找机遇,目的并非为了社会整体的福利,而更多的是为了个人的利益。不难想像,在以个人利益为基础的追求中,机遇将从好坏两个方面影响社会。

资本家常常在独立于政府的条件下活动。他们比起政府部门来有更大的灵活性和侵略性。他们可以做到政府根本做不到的许多事。比如投资第三世界、开发新技术、进行外贸交易、股市投机等等。实际上资本家的实力直接体现为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我们所说的经济实力,就资本主义国家来说就是资本家的实力。没有资本家的经济力量,西方工业国家的实力就是一句空话。

西方资本主义社会需要资本家的合作,没有他们的合作,资本主义国家的政策将变得僵死,没有活力,其政策也难以得到贯彻。反过来,资本家也需要政府在政策上的支持。西方政府支持资本家也是在支持自己的政权,双方的依赖性将随着资本家的利益增长,使双方都得到好处。资本家创造了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国家也在创造资本家。

资本主义社会对资本家的保护,产生了特有的刺激。它诱发人们去利用现有的社会条件,用各种经营手段谋取最大程度的利益。所以保护资本家的利益对西方工业国家乃是国家政策。

以往有人习惯把资本家看成经济动物,只知道赚钱。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我们特别要注意的另一方面是,资本家总是代表着一定的文化背景。文化背景是许多经济学家常常忽视的内容。文化背景中的最主要的内容之一就是西方资本家的种族性和民族性。

资本家作为资本主义的当权人,他们首先是欧洲白人。人们常谈论的资本家,尤其是大资本家,首先是以欧美白人为主的资本家。以美国为例,百分之八十的资本家都是出身于欧洲的白人。其中出身于英伦三岛的百万富翁就占整个百万富翁的42.9%。

这些白人资本家的经营方式和他们的文化背景有直接关系。他们的宗教信仰、语言文字、历史文化以及有关他们的社会舆论都影响着他们的经营活动。而这些文化内容在过去很少被人注意。人们满足于把资本家看成一种抽象概念,似乎资本家都一样,从而忽略了资本家身上的种族和文化内容。

任何一个资本家都有自己的种族性和民族性。每个资本家都有自己的祖国,有自己的特殊肤色,完全抛弃种族和民族意识的资本家在我们这个地球上根本就不存在。西方社会充满了各种偏见,包括种族偏见、文化偏见、道德偏见等等。彻底摆脱这些偏见的西方资本家是不存在的。世界有黑白黄红几种肤色、200多个国家、几千个不同的种族,它们都在影响着资本家个人的经济政策。人们观察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生活,必须考虑这些作为人的资本家的个人因素。

资本家的种族性和民族性在国际经济生活中起着重大的作用。它们虽然是非经济因素,但直接影响着经济生活,并成为西方

工业社会的组成部分。资本家不可能摆脱西方社会的偏见。相反，西方社会的偏见都会在资本家身上找到痕迹。资本家不是道德家，他们的思想水平不会比其生存的社会高。而这都会体现在他们的经济行为上。

资本家身上的种族性并不等于说，资本家就是种族主义者。民族性也并不等于说，资本家就一定爱国。资本家的民族性和种族性，在更大的意义上是指西方资本家在衡量经济利益得失时，常常有种族主义观念和民族主义观念在起作用。比如，当西方资本家在和亚非拉美进行经济交往时，所持立场常是欧美中心立场。如果在经济决策中要考虑牺牲某人的利益，那么牺牲的对象就多是亚非拉美国。如果在考虑牺牲什么肤色的人种时，白人总会在本身是白色人种的资本家那里得到保护。

世界上的任何资本家并没有生活在文化真空中，他们和所有人一样也生活在一定的文化条件下。美国的社会文化条件不同于西欧社会，而欧美社会文化又不同于东方社会。即使在西欧内部，国与国之间的文化也有相当大的差别。不仅国与国的文化有差别，战前文化与战后文化也有差别，新一代人的文化与老一代人的文化也有差别。而这些差别都会反映到资本家的经济行为上。资本家的经济行为不会按照教科书进行。这些差别决定着当代资本家的经济行为。资本家一模一样的经济行为是不存在的。这就迫使我们观察资本主义社会时，必须注意资本家的文化背景。我们要把资本家作为某个社会文化中的成员去考虑，而不是仅仅简单地把他们归结为资本家而已，或把他们看成资本主义社会机器中抽象的、被动的成份。

马克思在《资本论》里对资本进行了深刻的分析，但是对资本家作为具体的社会成员，他们具体地是些什么人，他们如何具体地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发挥他们的作用，谈的却不多。有些人习惯把西方

资本家简单地形容成脸谱化的奸诈之徒。这对我们了解资本主义社会不会有多大的帮助。脸谱化的资本家在现实生活中很难找到。

西方资本家在资本主义社会是被社会各阶层广泛承认并接受的阶层。他们受到社会各种人的崇拜和欣赏,因为当资本家是其他人一辈子都想实现的梦。只要有成为资本家,很多人,可以说大多数人都会抓住机会不放。

实际上资本家的组成看上去就像金字塔,在最上端的是社会首富,即大资本家,往下是中小资本家。再往下是拥有少量股票的小市民阶层。在他们之间没有固定的界限,中小资本家乃至社会底层的人都有成为资本家的可能性。当然从社会底层上升到富有阶层是极为困难的。

资本家不是通过民主选举产生的。除了遗产以外,他们是通过竞争,无论是非法的还是合法的竞争而产生的。资本主义竞争是一种特殊的竞争。它是西方文化的产物。西方的文化传统决定了他们最先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

从文化角度看,竞争的条件不完全平等。平等的竞争历来不存在。能够成为一个资本家即竞争成功,取决于很多复杂的社会、个人、家庭、心理等因素。成为资本家的途径,很少有固定的模式。在这方面,许多偶然因素,比如出身、教育、技术革命、社会发展、文化发展、社会机遇等等,常常起决定性作用。有些人可以一夜之间就成为资本家,有些人辛苦奋斗一生也成为不了资本家。什么人能够变成资本家不完全是个人的选择。有些人选择资本家的道路,也有人拒绝。选择的理由也不可能完全一样。

从表面上看,在资本主义社会似乎什么人都可以成为资本家。许多资本家的发家史显示,他们并不是什么特别杰出的人物,而历史却选择他们作了资本家。有人辛苦劳累,一心要成为资本家,却遇到难以逾越的障碍,当资本家成了他永远实现不了的梦。这里

有社会因素,也有个人因素。

所以我们可以把资本主义社会称为资本家社会。资本家社会更能表达当今资本主义的实质。要了解这个资本家社会,就要了解那些在竞争中被机遇选中做资本家的人。他们不是超人,也不是天生的恶魔。他们是时代的产物。我们可以把他们作为社会中的一部分成员来了解。要了解资本家社会就要了解这些人。不了解这些人,就不可能了解资本主义社会。而要了解这些资本家,就不能简单笼统地把资本家一概而论。对他们需要作个别分析。资本家与资本家之间有许多不同的地方。金融资本家不同于工业资本家,大资本家不同于小资本家,新兴资本家不同于传统资本家,美国资本家不同于日本资本家。不同的地方在于:文化背景不同,道德标准不同,宗教信仰不同,思维方式不同,由此致富手段也不同。有些资本家在客观效果上有推动社会进步的积极意义,比如推动技术的普及和社会的发展。但也有资本家阻挠社会发展,发国难财,投机战争,或利用手中的金钱进行垄断。总之,简单的善与恶,无法反映资本家这一复杂的社会群体。

本书的目的就是要通过对资本家的具体介绍和分析,客观地看资本家在西方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看资本主义经济是如何通过资本家的行为进行运转的。已往对资本主义的研究多注重于社会体制,忽略了对资本家作为具体的人的介绍和研究。而没有这些具体的人的作用,资本主义社会机制不可能运转。在资本主义社会各个社会领域内,无论是金融外贸,还是工业生产,或是国家政府机构都有一批资本家在那里发挥作用。他们的个人行为有时决定了整个社会部门的发展;常常是资本家决定政策,而不是政策决定资本家。在很多情况下是资本家利用自己的权力去改变不符合他们利益的政策。这就要求人们对资本家作为具体的人,而不是作为机器进行研究。



作者简介

赵晓军1955年生于西安。1965—1974年在北京外国语学校学习。1974—1978年在北京任中学英语教师、下乡干部。1978—1982年在上海复旦大学外文系德语专业学习。1982—1986年在中央编译局国际室从事翻译和研究工作。1986—1990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任教。1990年至今在德国海德堡大学攻读日耳曼学，同时从事绘画艺术创作，多次在德国海德堡、杜塞尔多夫、曼海姆和西班牙圣玛丽亚港举办个人画展。